

DREAM

少年梦·青春梦·中国梦：中国故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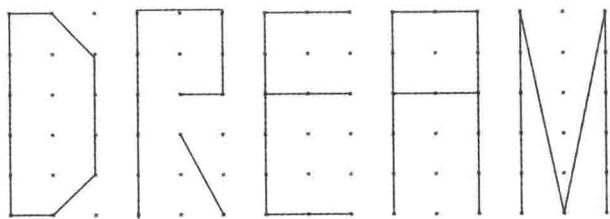
一条鱼的狂奔

周海亮 著



江西高校出版社
JIANGXI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PRESS





少年梦·青春梦·中国梦：中国故事

一条鱼的狂奔

周海亮 著



江西高校出版社
JIANGXI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一条鱼的狂奔/周海亮著. —南昌: 江西高校出版社, 2014. 5

(少年梦·青春梦·中国梦: 中国故事 / 尚振山主编)

ISBN 978-7-5493-2478-1

I. ①—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故事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80762 号

出版发行	江西高校出版社
社 址	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北大道 96 号
邮 政 编 码	330046
编 辑 电 话	(0791) 88170528
销 售 电 话	(0791) 88170198
网 址	www.juacp.com
印 刷	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
照 排	麒麟传媒
经 销	各地新华书店
开 本	710mm × 1000mm 1/16
印 张	14
字 数	201 千字
版 次	2014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493-2478-1
定 价	28.00 元

赣版权登字-07-2014-178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CONTENTS
「目
录」

请求支援	001
江南好	004
帘卷西风	007
无奈酒阑时	010
毛毛熊	013
桃花乱	016
战 壕	019
我很开心	022
长 凳	025
小美的歌声	028
请她来吃顿饭吧	031
牡 丹	034
小山的骆驼	037

苏曼丽的刀	041
太阳裙	044
九月九日自杀事件	047
歌 手	050
跪 下	053
馘	056
空 袭	059
青 蛙	062
丢失的梦	065
飞 刀	068
匪兵甲	071
一条鱼的狂奔	074
1912 年的猪头	077
1966 年的骷髅	080
巢	083
芒 种	086
立 秋	089
冬 至	092
木 枪	095
请求赦免	098
请求原谅	101
轮 回	104
官 人	107
往 事	109
小 玉	112
壮 士	115
诊	118

粉 刺	121
酒醉的谭哥	124
叫大瘤的孙洱	128
上帝的恩赐	131
白 羽	135
刘大耳朵和他的弟弟	138
剃 头	142
俘 虏	145
脑 袋	148
世间决战	151
胃 口	154
我好像见过你	157
天大地大	159
仇 恨	162
山谷之城	165
选 择	168
经典爱情故事	171
壁 虎	174
干掉周海亮	177
梅 花	180
肚子痛，找老宋	183
孟三罐	186
属于儿子的八个烧饼	189
天地生	192
放龟记	195
让子弹别飞	198
给您换一碗	201

母亲的一年	204
凉风暖爱	207
渡 河	210
伊河路	213

请求支援

你决定成为一名剑客，行走江湖。你认为时机恰好。

你的剑叫做残阳剑。这柄剑威力强劲，你可以同时斩掉十五名顶尖高手的头颅。你的独门暗器叫做天女针。你面对围攻，只需轻轻按下暗簧，即刻会有数不清的细小钢针射向敌手，状如天女散花。天女针一次可以杀敌八十，中针者天下无解。

靠着残阳剑和天女针，你打败了飞天燕，杀掉了钻地鼠，废掉了鬼见愁的武功。他们全是江湖上一顶一的高手，他们全是杀人不眨眼的黑道魔头。从此你声名大振，投奔者众。

现在你拥有一支军队，占有一座城池。你的军队勇士五千，良驹八百；你的城池繁华昌盛，鸡犬相闻。

你不停地和道上的兄弟签署着攻守同盟。你还和神枪张三、铁拳李四、一招鲜王刀结拜成兄弟。你们肝胆相照，荣辱与共。不求同日生，但求同日死。

所有的一切都是那么美好。你招兵买马，筑固城池。似乎四分五裂的天下不久之后就将统一，你将成为万人瞩目的头领或者君王，你将拥有无涯江山，无尽财富，无穷权力，无数美女。你沉浸在难以抑制的兴奋之中，你常常会在梦里笑出了声。

可是，鬼见愁突然杀了回来。

其实那天你并没有完全废掉他的武功。那天你有了小的疏忽。鬼见愁凭着多年的武功造化医好了自己，又用三年时间练就了一门邪道武功。现在他率精兵五万，包围了你的城池。

敌十倍于你，你并不害怕。因为你的勇士们个个以一当十。

你的五千勇士扑出了城。你试图将鬼见愁的五万精兵一举歼灭。你甚至想晚上就可以用鬼见愁的脑袋做成一个马桶。可是你很快发现自己犯下了一个错误——鬼见愁的五万精兵，完全以死相拼。他们踏着同伴的尸体往前冲，极度疯狂。你砍断他的矛，他会用拳头打你；你砍断他的胳膊，他会扑上来撕咬你的咽喉；你砍断他的脖子，他还会在倒下去的一刹那，用脚踢一下你的屁股。尽管你的五千勇士个个骁勇善战，可是最后，他们不得不退了回来。

五千勇士，只剩三百。

鬼见愁精兵五万，尚有八千。

你关了城门，开始求援。

你给神枪张三飞鸽传书，让他速来救你。几天后你得到消息，神枪张三早被一无名剑客杀于某个客栈。

你千里传音给铁拳李四，让他速来救你。铁拳李四回话说，现在他也被围，自身难保，如何救你？

你在城墙上放起求援的烟火，这烟火只有一招鲜王刀才能看懂。一会儿王刀放烟火回答你，他说，他正在攻城掠地，无暇管你，叫你好自为之。

无奈之下，你计划弃城。你已经管不了城里百姓的死活。现在你只想自己逃命。

夜里你率剩下的三百勇士突围。那是一场惨烈的战争。你挥舞你的残阳剑斩下无数头颅。你的天女针霎时消灭掉鬼见愁八十名贴身保镖。可是当你抬头，你突然无奈地发现，现在，你只剩下一名勇士，而鬼见愁，尚有精兵一百。

你的天女针已经射完最后一根钢针。现在它成了废物。

你的残阳剑已经卷刃并且折断。现在它不如一把菜刀。

你和最后一名勇士逃回了城。鬼见愁甩手一镖，你的勇士就倒下了。倒下前他为你紧闭了城门。他忠心耿耿。

鬼见愁将城围起，不打不攻。他想将你折磨致死。

其实鬼见愁只剩士兵一百。你只需再有一把残阳剑，再有一管天女针，就可将他们全部消灭。可是现在你没有了武器，也没有了士兵，更没有了兄弟和朋友。你呼天天不响，叫地地不应。

等待你的，只有死路一条。

最后一刻，你终于想起了你妈。

你向你妈求援。

你妈六十多岁。

你妈是一位农民。

你妈连鸡都不敢杀。

你给你妈打电话，你说学校又要收学费了，五百块。你妈说，好，她马上照办。

你命令不了别人。你可以命令你妈。

你用这五百块钱给你的游戏卡充值。你重新为自己装备了残阳剑和天女针。你单枪匹马冲出城外，将鬼见愁和他的精兵杀个精光。

你保全了自家性命。你还可以行走江湖，招兵买马。

即使在虚拟世界里，最后一位给你支援的，也肯定是你妈。

江南好

江南好。江南有桑。

桑有纤弱的身子，纤长的颈，纤秀的臂，纤美的足。桑住在小镇，小镇依河而建，小河匍匐逶迤。黄昏时桑提着白裙，踏过长长的石阶。黄昏的河水是粉色的，河面上似乎洒了少女的胭脂。桑慵倦的倒影在河水里轻轻飘摇，桑顾影怀思。

桑躲进闺房写字。连毛笔都是纤细的。桑写，江南好，风景旧曾谙……两只鸟歇落树上，悠然地梳理羽毛。桑扔掉笔，趴到窗口，就不动了。桑常常独自发呆，然后，红了唇，红了脸，红了眼圈，红了窗外风景。

桑在一个清晨离开小镇，离开温润的江南水乡。一列小船推开薄雾，飘向河的下流。那天桑披着盖头，穿着大红的衣裙。唢呐呜哇呜哇扯开嗓子，两岸挤满着看热闹的人群。人群兴奋并且失落——那么婉约多情的桑，竟然嫁到了北方。

桑跳下船，掀掉盖头。桑上火车，泪眼婆娑。桑坐上汽车，表情渐渐平静。桑走下汽车，盖头重新披上。唢呐再一次呜哇呜哇地响起，这是北方的唢呐。花轿颤起来了，桑的心一点一点地下沉。

从此桑没有再回江南。却不断有银钱、粮食、药材和绸缎从北方运

来。那本是江南的绸缎。江南的绸缎绕一个圈子，终又重回江南。

桑离开江南一个月，有男人来到小镇。他跳下船，提了衫角，拾级而上。他有俊朗的面孔和隼般的眼神，他有修长的身材和儒雅的微笑。他坐在小院，与桑的父母小声说话。片刻后他抱抱拳，微笑着告辞。他跳上船，船轻轻地晃。他盯着胭脂般的河水，目光被河水击碎。他叹一口气，到船头默默坐下。他静止成一尊木雕，夕阳落上长衫，每一根纤维却又闪烁出迷人的红。

桑住着北方的宅院，神情落寞。当然也笑，笑纹一闪而过，像夜的惊鸟。有时喝下一点点酒，红酒或者花雕，眼神就有了迷离缤纷的色彩。然后，桑将自己关进房间，开始写字。她写，江南好。纸揉成团，又取另一张纸。再写，江南好。再揉成团，再取另一张纸。突然她推开窗户，看午栖的鸟。她开始长久地发呆，红了唇，红了脸，红了眼圈，红了宅内风景。

老爷说，想家的话，回去看看吧。桑说，不用了。老爷说，总写这三个字，料你是想家了。桑浅笑不语。笔蘸着浓墨，手腕轻转。三个字跌落纸上，桑只看一眼，便揉成团。旁边堆起纸山，老爷摇摇头，满脸无奈。

男人在某个深夜潜入大宅。仍然身材修长，仍然一袭长衫。他提一把匣子枪，从墙头轻轻跃下。他悄悄绕过一棵槐树，就发现自己中了埋伏。他甩手两枪，两个黑衣人应声倒下。他闪转腾挪，似一只凶猛矫健的豹子。后来他打光了子弹，再后来他中了一枪。子弹从下巴钻进去，从后颈穿出来。子弹拖着血丝，镶进宅院的土墙。男人轻呼一声，缓缓倒下。月似银盘，男人俊朗的面孔在月光中微笑。

桑倚窗而立。从第一声枪响，桑就倚窗而立。她只看到了墙角的毛竹，她只听到了密集的枪声。枪声戛然而止，她就知道，一切都结束了。她趿了鞋，推开门，走进宅院的深处。她看一眼男人，闭了眼；再看一眼男人，仍然闭了眼。她的手轻轻滑过男人的后颈，男人的微笑在她的眸子里凝固成永恒。她站起来，往回走。她走得很慢，脚步声充满悲伤。

第二天桑死去了。她的身上没有任何伤痕，她的饮食和以往完全一

样。一切都是那般蹊跷，诡秘万分。老爷请来大夫，两天后大夫得出结论。他说她想死，于是就死了。一个人悲伤到极致，一个人想死到极致，就会死去。这没什么奇怪，所有人都是这样。

桑留了遗书。一张宣纸，三个字——江南好。

人们就说，桑是太想家了。

只有死去的男人，明晓桑的意思。

因为他的名字，叫做江南。

帘卷西风

紫的旗袍裹紧狐的腰身，狐更加神秘和妩媚。狐住在逼仄的后院，背阴的西厢，日间只有正午才有一缕阳光洒进院子。即使在夏天，狐也会坐在椅子上，坐在阳光里，身体尽可能打开。狐淡蓝色的血管在闪着釉光的皮肤下若隐若现，狐淡褐色的眼波永远像清澈的水潭。狐的脸光洁细腻，狐的唇娇艳欲滴。那美是惊艳的，脱俗的，倾国倾城的，无人可及的。狐应该属于月宫。

上午狐和太太们打牌。她们聊着天，喝着茶，嗑着瓜子，时光像香炉散起的青烟，缥缈，轻淡，一丝丝一缕缕，看得见，却抓不住。大太太打出幺鸡，三太太碰，纤纤玉指拈出一张七万，二太太就胡了。兴奋的二太太把姐妹们的牌翻过来看，愣了愣，又捂着嘴笑。她说四妹该你胡啊。她的话将狐的目光从远方拉回，狐笑笑说，刚才没看到。——狐的牌打得极好，却不露锋芒。

大多时俞老爷侧卧在床，两眼微眯。室内氤氲着鸦片的幽香，空中流动着稀薄的淡蓝色烟雾。俞老爷抽完烟，哑着嗓子喊，来一个。便有一位太太起身进屋，给俞老爷按摩捶背。俞老爷喜欢在按摩捶背中睡去。睡去，太太们就悄悄离开。狐很少起身，她知道俞老爷舍不得娇嫩孱弱的自己。

午后的后院安静倦怠。狐仍然穿着那件紫色旗袍，却卸了妆。天生丽质的狐根本不用化妆，她化妆，只是让众太太心里舒服一些。她或坐或站，抱一只猫，隔一道木珠门帘，静静地往院子里看。院子里有花，有草，有石凳和石桌，有假山和苔藓，有树和知了，有井栏和水井。狐的目光抚过井栏，那井栏于是更加光滑。这时他就来了，打着赤膊，担着水桶，胸膛上凸起方形的肌肉。他将一只水桶挂上钩，轻摇辘轳，桶就慢慢沉到井底。他吹着口哨，表情轻松地摇上打满水的木桶，然后再将另一只桶放下水井。他肯定知道狐在看他吧？不然他的嘴角，为何挂了诡异的笑容？

每个午后，他都要过来挑十五担水。十五担水送进厨房，一天的工作随之结束。他是俞老爷新雇的短工——厨房的人手，近来总是不够。

狐当然可以走出屋子，看他把两只木桶打满，看他颤起光滑润泽的扁担，看他胳膊上隆起的肌肉和宽阔结实的后背。可是狐不敢。狐不是胆小，狐知道，假如她这样做了，带给她和他的，将极有可能是一场灾难。

哪怕她只是看他一眼。哪怕他只是对她一笑。俞府有无数个眼线。丫环，家丁，长工，厨子，羊倌，管家，大太太，二太太，三太太，大少爷，二少爷，三少爷……甚至俞老爷本人。俞府有明的规矩和暗的规矩。俞府所有的规矩都神圣不可侵犯。

微风扯动珠帘，狐的表情也随之扯动。谁说不能相见才可以相思？现在她看着他，思念却深彻骨髓。每天都是如此，狐躲在珠帘后面，看他往返十五次。厨房距离水井很近，这让狐深为遗憾。狐知道每一次见他都可能是最后一次。狐的眼睛，似多情并且贪婪的手。

终有一天，他没有来；第二天，依然没来。狐的日子于是回归从前，在午后，慵倦的她斜倚床畔，目光掠过爬满青藤的井栏。突然她坐起来，身体因激动而战栗——她在井栏上看到了阳光。季节更替，午后的院子，竟也有阳光！并且这阳光，竟也慷慨地赏给井栏。

几天后狐受了伤。狐说是猫抓的。正睡着午觉，那只猫突然发疯，刀锋般的趾甲深深划开狐娇嫩的脸上肌肤。狐的脸，似结了一张马虎的

蛛网。

大夫给她开药，嘱咐她千万按时喝。她说好。然后，过了半个月，脸再一次受伤。仍然是重伤。仍然是猫闯下的祸。伤口堆上上次伤口，蛛网盖上上次的蛛网。狐的脸狰狞可怖，五官几乎扭曲。大夫摇摇头，对俞老爷说，四太太怕是破相了。

是真的。狐从此变得丑陋。变得丑陋的狐，于自己，便有了一些权利——美貌是狐的天堂和地狱，幸福和悲哀。

半年后狐离开俞府。也许对狐来说，这是唯一的归宿。

一年后有人告诉俞老爷，说在邻县见到了狐。狐和那个挑水的住在一起，夫妻俩恩爱有加。狐似乎黑了，漂亮了，眼角长出笑纹。

俞老爷思索良久，长叹一声，为一个挑水的，宁愿牺牲女人的美貌，这样的女人，随她去吧！他弓缩了身子，从旁边拾起烟枪，一口一口慢慢地吞……

无奈酒阑时

春夜雨霏霏，打湿怡春院朦胧的灯火。

糖儿的目光也是湿的，两手轻抚米东粗糙的脸颊。米东问宏掌柜是赎吗？糖儿说，也可能，娶了。红烛燃得正旺，糖儿白皙的手几乎可以透过烛光。远处传来钟声，时间没有因下雨放慢脚步，没有为糖儿和米东放慢脚步。糖儿起身，默默取了竹盘里的点心递给米东。点心塞满米东的嘴，却并不咽下去。他的腮帮子凸起很高，阻挡了两滴试图落下的泪水。

米东一天没有吃饭。他用所有的钱换取糖儿的一夜。那些钱他攒了半年，他认为很值。上次与糖儿相见，还是半年以前。他与糖儿，一见钟情。有些人就是这样，刚认识，却感觉相识百年；刚分手，又感觉离别百年。

因为有了糖儿，怡春院变得妩媚并且纯洁，美好并且高贵。太多男人想为她一掷千金，这是能够见到她的唯一办法。可是糖儿太高贵了。因为高贵，便有了选择的权力——她不能够走出怡春院，却能够选择男人——可以进出糖儿房间的男人并不多。

那夜米东和糖儿坐到天明。雨一直下，不大，也不止。天明时米东说他不相信富甲一方的宏掌柜会为她赎身。就走了。走得很快。很远。淋着雨，长发披散。片刻后宏掌柜出现在怡春院门前，没有打伞，红色的长袍